



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

SHANDONG GEMING
DOUZHENG HUIYILU CONGSHU

历下火种
光岳春秋
微湖情
淄流滔滔
徂徕烽火
忆沂蒙
淮河怒涛
胶东风云录
战斗在渤海平原上
鲁北烽火
烽火鲁西南

微湖情

本书编写组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

SHANDONG GEMING
DOUZHENG HUIYILU CONGSHU

微湖情

本书编写组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微湖情/《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编委会编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6

(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

ISBN 978-7-209-08314-0

I. ①微… II. ①山… III. ①革命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7021号

责任编辑:王海涛

微湖情

本书编写组 编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网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规格 16开(170mm×240mm)

印张 22.25

字数 266千字

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6月第1次

ISBN 978-7-209-08314-0

定价 45.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0634)6216033

再版说明

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始，山东省就有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出现过像王尽美、邓恩铭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我省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省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为了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这套丛书，按山东省当时的十三个行政区划进行编选，各自成册，主要反映本地区的革命斗争史实。

这套丛书，在大量搜集宝贵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着重选编在山东省有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及某方面有代表性的事件，不可能包括山东革命斗争历史的全部，许多事件甚至某些有相当影响的事件，可能仍有遗漏。此外，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环境复杂，年代久远，资料散失，以及有关同志记忆不精确，因而在事实的准确性上不无问题。这方面，尽管本书编写组当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核实工作，但有个别问题仍难完全廓清，某些不同的看法仍难完全统一。对此，编者一般都尊重了原作者各自的意见。

这套丛书不但对于了解、研究山东省革命斗争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人们在阅读《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的过程中，倾听家乡历史的回声，走进齐鲁峥嵘的岁月，感受先辈奋斗的艰



辛，体味今天幸福的可贵，必将有所感动和启发、有所感想和珍惜、有所砥砺和奋起。此为我们再版、重印这套丛书的意义所在。

编 者

2014 年 1 月 30 日

目录

CONTENTS

荷花盛开的季节	郑安良	001
狱中斗争	冯 起	012
长青竹		
——忆老交通员秦明道	张新华	023
小山战斗的前前后后	赵 杰	031
微山湖上见朱瑞	童邱龙	034
微山湖的浊浪		
——罗荣桓同志处理湖西“肃托”的故事	白 刃	040
威震邹东的陈连长	孙卫东	055
洪波曲	张新华 王志胜	066
微湖情	张世珠	076
依托十八盘，面向独山湖		
——苏鲁支队参加开辟邹滕东抗日根据地经过	彭嘉庆	086
新兵上阵第一仗	张新华	094
记三个游击队员	杜季伟	100
难 中	陶力民	105
火烧汽艇	王锡武	111
血战陈新庄	梁清溪	116
湖区“小延安”	胡桂林	127
擒匪记	杜季伟	139



斗岩下	王墨山	145
开辟湖上交通线	孙新民	150
尼山独立营	黄作军	155
护送刘少奇同志过微山湖	张新华	162
压在心底的怀念	杜季伟	165
无声的战斗	聂桂田	169
夜袭孙徐	李乐三 张敬宗 魏壁轩	182
湖西地区反日寇万人大“扫荡”纪实	邓克明	186
武装大请客	孙新民	194
三河口脱险记	卜广来	204
激战故安桥	黄作军	210
三夺军马	张保廉	214
神出鬼没毙顽敌	王锡武 张保廉	221
微山湖色慰征途		
——护送陈毅军长过湖的回忆	王墨山	226
芦荡伏击	朱兴邦	233
奇怪的战斗	董明春	237
在战火中成长	刘林森	243
不屈的戈山厂	魏壁轩	254
机动灵活的一战	黄作军	259
攻克泗水城，消灭荣子恒	林毅	277
集市夺枪	李自然	284
共产主义英雄陈金合	张明	287
船头日记	王力生	291
羊山战役前后	刘华清	300
羊山集之战	范朝利	307
骑上羊腰	赵金来	312
兖州城下	谢雪畴	317
兖州攻城纪略	高锐	340
战斗在新西门突破口	林智鸣	348

荷花盛开的季节

郑安良

一九三三年，我是一个普通地下党员。那时，夏镇地下党经历了几场风雨，像遍地繁生的芦苇在微山湖畔刚刚扎下根。

旧历六月，荷花刚一鼓嘴，从湖西沛县传来风声：“盖湖厅”（国民党沛县政府）以保护湖产为名，要强令封湖，禁打莲蕊，禁闢湖草。消息传来，像一块巨石抛在平静的湖面上，立刻激起轩然大波。

要封湖，直接受害的是沿湖湖民。他们一无土地，二无渔具，全靠两只手打莲扒藕，闢草割苇，维持生计，养家糊口。他们极端贫困，过着“笑冬不笑夏，光着露着都不怕”的悲惨生活。他们被称为二湖崖上“混穷的”。若封湖，“混穷的”只好像鱼鹰一样扎起脖子等死了。

我们共产党人怎能袖手旁观？夏镇地下党负责人张新庭（现名张光中）同志在三孔桥水火庙小学召集党员开会，商议对策。

天气异常闷热，看样子要下雨了，墨似的阴云像口大锅紧扣在地上，热得人透不过气来。忙碌了一天的人们都拖着苇席，摇着蒲扇，各自寻找着凉爽的地方。我们几个党员却钻进密不透风的小屋，活像进了蒸笼，汗如泉涌。唯独张新庭同志沉静的像一块铁，那双坚定而深邃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他响亮地说：我们共产党员要站在斗争前列，为劳苦大众谋利益，教育民众、团结民众，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扩大党的影响。同时要注意斗争的策略，把经济与政治、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争取斗争的胜利！

句句千斤，重重地敲在大家的心上，都纷纷表示：接受党的考验，参加第一线斗争。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微湖。徐海蟬特委大破坏波及沛县，我们夏镇党的组

织也受到严重威胁。叛徒特务像鬼魂似的跟踪盯梢，形势异常险恶，为缩小目标，避免损失，研究决定由我出面领导这场反封湖斗争。

我是当地人，在湖民中有许多朋友，谁家的锅门朝哪，摸个八九不离十；况且我还有“乡村改进会会长”这块“金字”招牌作掩护。上有党的领导，下有民众的支持，还怕什么？我痛快地接受了任务。

走出火炉般的小屋，迎面吹来一阵凉风，接着一道闪电划破夜空，天边滚过沉雷。

“嗨！好爽快！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张新庭同志吟哦着《海燕》的诗句，一语双关地说。我看到他那双眼睛直望着我，充满了希望与鼓励。

翌日晨，雨过天晴，空气格外清新。我沿着泥泞的新河堤向南庄走去。一路上，晨风习习，蛙鼓鸭鸣，郁郁葱葱的芦荡碧翠欲滴，生机勃勃的莲叶上滚动着闪亮的水珠，含苞待放的荷花，似一簇簇刚刚点燃的火把，隐隐约约地在无边的湖面上升起……

一阵急促的锣声把我唤醒，接着便是嘶哑的喊声：“看布告了！看布告了！区政府封湖布告……”

“啊！他们真的要下手了！”我心里一怔，急忙加快了脚步。

靠堤临水的山墙上真的贴上了“告示”，赤臂袒胸的湖民正聚在那儿观看，一位教师打扮的青年在念：

沛县七区封湖委员会布告

为布告示，百姓知悉：上峰有令，布告封湖。一切湖产，皆为国有。为利民生，为厚国家；禁打莲蕊，禁罾湖草，莲藕苇菱，尽皆保护。秋成之期，组织采割，分片划定，不得私为。轻税薄利，官民两得。

右列各条，一律遵照！若有违背，严惩不贷！本会言出法随，勿谓言之不预。切切，此布。

区长 刘皋民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七月××日

像一颗炸弹“轰”的一声爆炸了，引起一片咒骂：

“微湖历来是‘免征地’‘屯水区’，他们凭什么封湖？”

“这是什么世道，打莲罾草也犯法？”

“当官的黑了心啦，变着法子欺诈咱穷人！”

“奶奶的，这年头，除了放屁没有税了！”

这时，一个光脊梁的小伙子冲上去，一把撕下布告，转身骂道：“日他姐！不让打莲蒿草，叫咱喝西北风吗？阎王爷贴布告——满篇鬼话！”

听，湖民的情绪，像干柴烈火，一点就着！我心里暗暗高兴。

正嚷着，那敲锣喊街的乡丁冲进人群，指着小伙子的脑门破口大骂：“你小子活腻了，敢撕区政府布告？趁早给我贴上！”

“那个裤裆爬出来的虫，充什么人熊！也不撒泡尿照照。”那小伙子毫不示弱反唇相讥，把布告揉成一团抛在乡丁的脸上。

乡丁勃然大怒，当即把锣一摔，紧紧腰带，捋起袖子，拉开架势，嘴里不干不净地说：“日你娘，猪八戒照镜子，找难看吗？来来来，小余子（当地对湖渔民的侮辱称呼）咱较量较量！”

一语伤众，都替那青年助威：“打！打他个婊子养的，打这个舔腚狗！”

少数怕事的躲远了，人群闪开了空档。我这才看清，那小伙子原来是王志美。我瞟了一眼乡丁，心里说：“乖乖，屎壳郎驮块石碑——够你受的！别看王志美个头不高，却有一身好拳脚，十个八个棒小伙子也休想近得身！”

王志美刚强的嘴角上浮现出冷笑：“嘿，穿着马褂子作揖——还想露两手？老子不买账！”

乡丁打惯了人，哪把嘴上没毛的王志美放在眼里，一个饿虎扑食冲上来。王志美不慌不忙，一闪身来个“顺手牵羊”，轻轻一带，“哇啦”一声，乡丁闹了个狗吃屎。急要爬起，早被王志美踏住了脊背，雨点似的拳头巴掌顿时落在那肉头上。乡丁再也不神气了，没人腔的干号。大家乐得拍巴掌。正在这时，王志美的哥哥——王老大，急匆匆地赶来。他怕弟弟手脚没轻重，闯出祸来，急急上前推开志美，喝道：“松手！封湖不封湖的，不干他事。”

乡丁骨碌爬起来，见是王老大，像见了救命的菩萨，又扑倒在地砰砰地磕了几个响头，嘴里连声说：“师父给小的做主……”“啊！原来是你。”王老大故作惊讶，扶起乡丁笑道：“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识一家人。”

乡丁迷惘地眨巴着眼睛看看王志美，问王老大：“他也在帮？（指三番子）”

“哈哈，沾祖师爷的灵光，都是姓潘的弟兄。”说着王老大从腰里掏出几块“大头”（印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塞到乡丁手里，又教训他说：“有难处，尽管吭声，干吗胳膊肘往外拐？与穷哥们作对？”

乡丁羞惭满脸，握着“大头”灰溜溜地走了。

“大哥，有钱没处使了？便宜那狗！”王志美气愤愤地就要去夺“大头”。



王老大一把扯住弟弟，瞪起眼来：“你懂个屁！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得罪一人，堵一道墙。”

王老大名叫王志成，为人正直，好朋友，讲义气，在湖渔民中深孚众望，人们都尊称他“老大”。记得有一次他正愁着无米下锅，刚好有个朋友来求帮。他眉头没皱，脱下身上的大褂，换来饭菜酒肉款待那人，临走又送他一张四亩的地契。他在这一带有号召力，因而我来找他。

王老大一看到我，便亲热地拉我家里坐，我们交情厚，没必要拐弯抹角，我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

他激动地立刻站起来，乌黑的剑眉一挑：“够朋友，你是农民，事不关己，尚能拔刀相助，我是湖民，岂能隔岸观火？”他一拍胸膛，斩钉截铁地说：“安良，俺听你的，你说咋办咱咋办，跳油锅也不含糊。”

我把组织上研究的意见一亮，王老大喜上眉梢：“中中中！狗犟鸭子——呱呱叫。”

我说：“行船有舵，雁飞有头，唱对台戏，总得有个主呀！”

响鼓无需重锤敲，王老大沉思了片刻，抬起头来眼望着我，恳切地说：“为穷哥们争这碗饭，俺豁上了，只要你信得过俺……”

像三伏天吃了打瓜（一种类似西瓜的瓜）别提心里有多痛快了。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这台戏少你不成。不过，你只能在后台指点。”

“为啥？”老大满脸疑云。

“树大招风嘛，上下二十四闸，谁不知你王老大？你站前台，定会引起注意，那些家伙吹着尘土找裂缝，咱不能不防。”

“这……”王老大咂着嘴，感到为难了。

我朝院子里正在补网的王志美一腆下巴颏，说：“荷花要好，还需叶来配。”

“他？”王老大头摇得像货郎鼓，“太嫩，一掐一包水哩！”

“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瞧扁了。有你老大掌舵，还能翻了船？”经我再三劝说，王老大勉强答应了。

“那就试试看吧。”

利用王老大的声望，当晚就串联了三四十个有血性的青年。一提反封湖，没有不赞成的。大家分了工，有的去各村发动群众，有的去做上层分子的工作。

群众易于发动，因为关系他们的切身利益。上层人物的工作较为难做，情

况也较复杂，他们生活优裕，有权有势，有影响，如果抛开他们单独搞，很可能被敌人利用，于我不利。我们仔细分析了他们的情况。这次封湖是区、乡中少数官僚恶霸搞的，一般的乡绅不但无利可图反受其害。只要我们做好工作，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会同情支持我们，至少也能保持中立。但要搬动这些人物，没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也不中。我和王老大只好亲自出马。

第一站我们先找了汪玉珠。

汪玉珠是南庄的大户、土财主。年轻时他的家景比现在殷实得多。二十年前曾花了几百两银子在孔府买了个“湖田董事”，想霸占湖田，引起公愤，落得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从此家景衰败，每况愈下，他接受了教训，极力笼络人心，想重整旗鼓，东山再起。我们利用这一点说服他。他果然满口应承。他捋着下巴上稀疏的胡子，斯斯文文地说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封湖伤天害理行不通。本人不才，愿为民请命。”

我顺水推舟，给他戴个高帽：“汪世兄伸张大义，善有善报，百姓会拥护你的。”

他有些飘飘然了：“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只要甩到我处，兄弟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以后他帮了我们不少忙，不但动员了他的亲族参加，还拿出看家护院的枪支支援我们。

随后我们又找了张宝均、傅佑明等十几个有代表性的地主乡绅，他们的态度虽有差异，但都表示支持反封湖。一些原来比较胆小的群众，见乡绅们也参加了，便打消了顾虑，积极行动起来。

一阵紧锣密鼓，好戏就要开场了。不过几天，从夏镇到郝山，从湖滨到湖里，村村户户都行动起来，我们的“封湖委员会”雨后春笋般诞生了。嗨！第一批入会的竟有上千人。南庄成了“大本营”，群众出出进进比赶泰山庙会还要热闹。我们几个“主持”，忙得不可开交，满把的胡子都顾不得刮了。我们的“封湖委员会”虽没出布告，但大家心里有本账：保护群众的利益，不交税，不入行，不准官僚恶霸插手。

一连五天过去，出奇的平静。“封湖”这件事，好像被一场大风吹走了，人们紧绷的心弦慢慢松弛下来。

傍晚我和王老大几个人一边收拾晒干的莲蕊，一边拉呱。

王老大说：“刘皋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为啥没有动静？”

王志美笑道：“八成怕了，要打退堂鼓。”

王老大摇摇头：“那家伙比鲇鱼还滑，不会轻易了结。”

“再滑的鲇鱼也脱不了渔民的手，大伙一起来，他有日龙的本事也完了吊劲了。”

“你呀，属竹篙的，只会直来直去。”

“刘皋民也不是马王爷，能有三只眼？”

我笑着拉了志美一把，指着湖水说道：“咱湖民有个经验：‘风前湖水平，雨前浪不起。’把这两天的情况过过，你不感到有点蹊跷？”

王志美搔着头皮憨厚地笑了。

不出所料，第二天擦黑，我刚端起饭碗，王老大哥俩一前一后闯进来。看他们的脸色，我就知道出了漏子。

布告一出，区长刘皋民以为万事大吉，憨狗等狼蛋，坐享其成。结果各乡保长按兵不动，落个“长脸”。他利欲熏心，鬼迷心窍，岂肯让到嘴的肥肉轻抛？他搜肠刮肚得了个主意，把他的得意门生——运河乡乡长李锡增叫到夏镇，面授机宜。

有刘皋民撑腰打气，李锡增像吞了神丹妙药，立时胆壮气粗，不知大哥贵姓了。次日清晨，他带着水警队和警察倾巢出动。他们挨村挨户搜查，群众辛辛苦苦打来的莲蕊，被他们抢劫一空，还动手打伤了七八个百姓。并扬言：敢再打莲蕊，连船一块没收！

王志美越说越上火，立时要找李锡增算账。

“别忙！”王老大扯住弟弟，“他们手中有枪，背后有官，你单枪匹马去闹，能结什么果？”

我说：“对！不能蛮干。既要打狗，又不能叫狗咬着，得想个稳妥的办法。”

我们头顶着头，一直商量了小半夜，主意一定，连夜去各村布置。

三星未落，打莲蕊的小溜子像一群群早起的雁儿飞离湖岸。太阳刚露红，荷花塘里响起歌声：

百里微湖好风光哟，鱼儿肥来荷花香。

轻舟伴着星儿出哟，满船归来雁回翔。

渔家四季无闲日哟，风吹浪打不停航。

一湖金来一湖银哟，官家渔霸全抢光。

.....

这饱含着血与泪的渔歌，唤起人们胸中的仇恨，点燃人们心头的怒火。看吧，骄阳当空，晴空万里，翻花迭银的湖水沸腾了，怕热的水鸟儿早已躲进了堤畔的丛林，爱闹的青蛙也藏到莲叶伞下。唯独出水的红莲，昂首怒放，像连天的烽火。

王老大望着赤臂打莲的人群不禁感慨地说：“世上有什么比这更苦？为了打点莲蕊，上有烈日曝晒，剥你几层皮，下有污泥沤脚，生疮化脓。蚊子咬，蚂蟥吸，一不当心，还会被莲梗尖刺划破血口……打来莲蕊晒干晾透，才能卖给药房。一天辛苦，只能换回半块‘大头’，除去吃喝连买盐的钱都不够。这点血汗钱他们还要克扣……”王老大愈说愈激动，那浓密的剑眉都颤抖起来。

“是啊，黄蜂毒蛇没有他们的心狠！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大伙团结起来，才有生路。”

“心齐不怕九级浪，人多搬倒万丈山。”

我俩一边打莲，一边拉呱，不觉已近中午。忽听人喊：“来了！来了！”

我抬头北望，放哨的渔船的桅杆尖上，已经挂起了“物什子”。这是水狗子下湖的信号。

群雁看头雁，人们都向我们这儿张望，王志美立刻脱下褂子在头顶上摇了三摇，数十只小船眨眼间隐入芦荡。剩下三三两两的船只分散在荷花塘里依旧打莲。

不多时，一只“撞倒山”的大粮划急急驰来。船头、后梢、两侧干堂上都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水狗子。乡长李锡增一手打着黑布洋伞，一手拄着钢钎条，耀武扬威地站在头桅下，一对滚圆的怪眼滴溜溜乱转。

李锡增是臭名远扬的渔霸，他在三孔桥设卡子开渔行。“雁过拔毛，鱼过刮鳞”，收鲜用石砣大秤，撒手定砣，百斤鱼只剩四十五。有时竟毫无代价的倾吞。说什么：“七斤鱼，八斤篮，还得倒找一斤的钱。”提起李家渔行，人人恨得牙根疼。

李锡增见满湖打莲人不理他的茬，大为光火，敲着船骨板，扯着嗓门高喊：“住手！住手！”

谁有功夫睬他，喀喀嚓嚓打莲人干得更欢了。只有两只绿头鸭不高兴地摇了摇头，丑着李锡增的船头“呱呱”叫了几声，敛翅钻入碧水。

“都他娘的聋了！”李锡增暴跳如雷，四指宽的小脸涨成了下蛋母鸡。他转



身对“水狗子”吼叫：“还不动手？”

“撞倒山”横冲直闯，“水狗子”拿起钢纤条乱捣一气。小溜子有的被撞翻了，有的被捅漏了。

地是农民的宝，船是渔家的命。人们急了眼，奋不顾身冲上去，和“水狗子”扭打成一团。

“叭叭！”李锡增朝天放了两枪，眼珠子瞪得滚圆：“要造反吗？统统给我抓起来！”

如狼似虎的“水狗子”七手八脚将几个渔民抓上大粮划。

我和王老大隐藏在芦荡里，望着这般情景，心里又气又急。这时只见王志美把手一招，七八只小溜子立时将“撞倒山”围住。王志美用篙点着李锡增的鼻尖，声严厉色地质问：“姓李的，你要干什么？”

李锡增不由自主地往后倒退了几步，将他那粗短的身子依在桅杆上，两眼惶恐地挤了三挤，极力挺直腰板，说：“你你你是谁？”

“是你大（这儿爹称大）！”

李锡增气得像吹猪似的，鼻子眼睛都走了窝儿，“你你……我我毙了你！”

“哈哈！”王志美纵声大笑，“屎壳郎打哈哈——好大的口气！有种照这儿打！”他拍着宽阔黝黑发亮的胸膛，“老子拔根汗毛也比你的腰粗！”

李锡增见威吓不灵，抽身躲进桅后，声嘶力竭地喊叫：“抓住他！抓住他！”

“水狗子”稀里哗啦拉响枪栓，十几枝闪亮的刺刀、黑洞洞的枪口对准王志美。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只听一阵急促的锣声，四面八方发起震天动地呐喊，上百只溜子、划子、四爪、三节杆……像一群群大雁飞出芦荡，霎时将“撞倒山”围个风雨不透。光着膀子的湖渔民手持鸭枪大刀、鱼叉、竹篙……如云如林，湖上掀起排山倒海的声浪：

“打倒贪官污吏！打倒李锡增！”

“严惩打人凶手！赔偿湖民损失！”

“废除封湖布告！我们要生存！”

……

“水狗子”吓得抱成一团，屁不敢放。李锡增面如灰纸龟缩在桅后，斑鸠掉到井里，光剩了嘴硬了：“你！你们想造反吗？还有没有王法？”

“王法？那家子王法？”王志美怒目逼视着李锡增，“从古到今微湖历来是‘免征地’！你们凭什么封湖？”

“就凭这个！”李锡增拿出布告在王志美面前一抖，讥笑道：“挑水的回头，过景（井）了，现在是中华民国！”

“好！好一个‘民国’！挂羊头卖狗肉！”

“你敢！敢诽谤政府，和‘共匪’一个鼻孔里出气！”

“别血口喷人，湖民不是好欺辱的，逼急了兔子也会咬人。”

话音未落，湖上又响起春雷般的口号声。

李锡增见势不妙，脚底下长草——慌（荒）了心啦，急令打篷开船，风一鼓，“撞倒山”像头猛兽直冲过来，小船往两边急闪。

“抓住它，不要叫它跑了！”

人们呐喊着，撑篙摇棹拼力向前追赶。可是那“撞倒山”顺风满篷，急驰而下，小溜子如何赶得上，看看距离越来越远，人们急得浑身冒火。

李锡增站在后艄得意洋洋：“湖余子快滚回去吧！嘿嘿，想赶上大粮划除非日头从西边出！哈哈。”

笑声未完，“轰”——一声巨响，火光拖着浓烟扑上“撞倒山”，“嘎崩”篷脚断了，大篷“哗啦”落下。“水狗子”大呼小叫，有的钻进船舱，有的跳下水，有的伏在甲板上。“撞倒山”像头巨兽打了个转，不动了。

“打得好！”人们欢呼着，齐刷刷跃上“撞倒山”。

王志美一手握着依旧发烫的鸭枪，一手揪住李锡增的耳朵，把他拽出仓口。

李锡增鸡叨碎米似的不住地告饶：“三老四少，兄弟爷们，本人受上司的差遣，不敢不来，恕罪恕罪……”

想起李锡增的罪恶，王志美真想一脚将他踢下湖，但他终于忍住了，厉声道：“滚起来，咱们去见刘皋民！”

区长刘皋民坦露大肚子，摇着芭蕉扇，悠闲自在地坐在区公所的树荫下乘凉。忽听区公所外人声嘈杂，他急忙站起身子，望见满街的人裹挟着李锡增和“水狗子”潮水般地涌来，刘皋民大惊失色，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匆匆忙忙披上黄马褂，硬着头皮，强作笑脸迎出。

他望着满脸泥汗的李锡增，装模作样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李锡增没敢吭声，扭头望望左右的群众。



人们七嘴八舌数落起他的罪恶。

刘皋民故作惊讶，一会又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地让大家坐，又吩咐乡丁拿烟倒茶，他想先稳住众人，慢慢处置。

王志美心明眼亮，把手一摆说：“少来这一套！我问你为什么要封湖，一笔一款向大伙交代清楚！”

刘皋民黄眼珠子一转，哈哈一笑，想瞒天过海把问题岔开：“嘿嘿，别急，有话好说，大热的天，大伙先凉快凉快。”

王志美寸步不让：“老百姓没有你那么多闲工夫，有话直说。”

“对！别耍滑头，快说为什么要封湖？”众口一声，巨大的声浪像要把屋檐揭翻。

“这……穷兄弟哥们，本乡本土，低头不见抬头见，何必……”刘皋民步步设防。

“说得近乎，你吃香喝辣，穿罗挂绸，俺们吃糠咽菜破衣烂衫。”

“俺们全靠打莲藕草糊口度日，你还要骨头里榨油，到底安的什么心？”

“棺材咬牙——恨人不死吗？百姓白养了你们这些狼种！”质问变成了怒吼，一声高过一声。善于狡辩老于事故的刘皋民应答不暇，大汗淋漓，连声道：“诸位息怒，诸位息怒，都怪本职能管教不严，连累大家吃苦。”说着瞪起眼珠子，狠命地扇了李锡增两个耳光，“滚！谁叫你惹是生非！”

李锡增捂着发烫的脸，愕然一怔，即刻明白了主子的意图，夹着尾巴狼狽而逃。

人们没料到刘皋民会来这一手，霎时安静下来。刘皋民就坡下驴，装腔作势地说：“俺刘某身为区长，爱民为本，利民为根，绝不允许下属欺压百姓，殴打群众，定要严肃处理，以正法纪！”

王志美看穿了他丢卒保车的鬼吹灯，浓眉一扬，单点他的要害：“谁听你卖狗皮膏药？打开窗户说亮语，你要怎么办？”

“对！快说！”众人异口同声。

刘皋民皱皱眉头，上下打量难以对付的王志美，暗自思量着主意，嘴里却说：“兄弟一定严办，抓的人释放，毁的船责令他包赔……”

“还封不封湖？”王志美穷追紧逼。

刘皋民被逼进了死胡同，张口结舌，再也无法周旋。只得说：“上司有命，下官不敢不从。再说封湖也是为了保护湖产，利国利民，大家理应谅解……”